

新詩組

季軍

岑學敏

老 街

老街其實不算太老
 比起最喧鬧繁盛的街道
 它算是年輕
 老街沒有承載城市的車輛
 每年興建拆毀又興建的樓房
 它靜靜躺在中間
 每天人們如常出入
 如常上班如常卸貨
 如常

在老街的中央
 生長一家雜貨店
 店家阿伯做了四五十年
 賣米賣茶賣醬油
 賣廁紙賣蛋賣調味料
 年前還有單車送石油氣
 不過阿伯年紀漸大
 除非在這條街
 其他都不送了

雜貨店繁忙不算繁忙
 靜不算無聲
 反正幫襯的
 都是附近的街坊

和學懂幾句粵語的移工
 有時阿伯晚收一點
 在等他的朋友
 斬半斤叉燒喝兩杯酒
 四五十年來
 就這樣養活了他一家
 也偶爾有兩三個學生
 訪問阿伯做作業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這些人拿著攝影機
 竄來竄去
 拍攝樓房拍攝樓梯
 還有信箱和街燈
 然後有人擠進雜貨店
 和阿伯拍照
 更多的是拍他的貨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擠滿了看了今天報紙的人
 報紙說雜貨店最後今天
 人們只拿來攝影機
 卻沒有興趣知道
 雜貨店被加租五成
 阿伯今天要早收店
 博物館會派人來
 拿店的門牌
 準備兩年以後
 再仿製一個

放在這裡開業的 連鎖土產店門口

二〇〇九·一·三十一初稿

二〇〇九·二·三凌晨修訂

岑學敏

個人簡介：

岑學敏，筆名洛謀，1984年出生，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候選人。N年前曾出版詩集一本，散落於家中、朋友家中書架、香港和台北部份書店等地。



得獎感言：

朋友的一份期末報告，是關於中環的露天市集，那裡亦是市區重建局的一個項目所在。在那裡，有一家老店，因為挨不起貴租，終於要結業。朋友在老店關門的那天，去了老店，和做期末報告時訪問過的店家聊天；不論她那天看到，還是我前幾天看到的，都是一大群攝影師和記者跑去拍照，而平日，這些人中，又有多少關心過老店的命運呢？來拍照的，是為了拍照，還是關心呢？最諷刺的，在市區重建局的“保育”項目裡，它打算把市集一帶打造為“老店街”，並接收了這家老店的物件。

在過去幾年裡面，香港政府也好，市區重建局也好，都牙牙學語地學習了一堆詞彙：“集體回憶”、“保育”，但人的生活呢？在這些“懷舊”、“保育”的名詞之下，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看到電視台在某條老街某家老店的“最後一或幾天”，跑來拍攝，然後說些懷緬往昔的話，但不去關心是怎麼樣的制度，使社會中出現了被犧牲的；假“保育”之名，政府、市區重建局在強搶民產、奪去人們的生活後，空留下一塊舊排匾、兩張木凳，然後在自己臉上貼金，謂之“保育”、謂之“活化”，卻不願回答我們：人呢？生活呢？